

死亡見證人

作者: L.B.Rabbit

Powered by [紙言](#)

(1)

因為正義必勝。

——《熱血刑警周希樂》

「今日天氣不錯。」

那怕拋出話頭，但「機械人」畢竟是「機械人」，見對方毫無反應，繼續沉迷於電子眼內播映的刑偵連續劇，閔東浩決定把上星期從死者遺物中收繳的《向交流障礙說不！》扔去餵狗。

啊不——他轉念一想——現在還有未接受電馭改造手術的肉身狗嗎？

此時高懸兩人頭頂上方，可是二十四小時天幕所呈現的藍天白雲。他們一男一女卻活像看家的兩頭忠犬，齊齊豎直天台，等待任務開始的一刻。

但閔東浩對「死亡見證人」這份工作實在心生厭惡，並且想不明白為何上司會把身旁肅立得挺挺直直的這個大麻煩塞給他「再教育」。他酗酒、好賭、懶散，每月電匯給前妻的贍養費永遠湊不足一半。作為系統判定的「無用中年」，憑什麼認為他會對她產生正面的影響？

真可笑。這個世界包括他自己在內，大概都只想找個藉口，把沉重的責任推到另一位人智生物的頭上。

「Time to die.」

她的聲音很輕，絲毫沒有代號所賦予人的印象冷漠。在「機械人」的提醒下，他百無聊賴枕起雙臂，指揮身後的無人機從天台地面飛升，尋找最佳的拍攝角度。

這套操作，今年內他至少重覆上數百遍。即使閔東浩不會再像菜鳥時期一樣覺得嘔心犯暈，但每回作業都會不斷加劇他內心的煩躁難安。

「Setting ok.」

一切準備就緒。「機械人」向站在正對面天台、雙腿顫抖男人的電子腦發送指令：

「請留下遺言。」

「我我我.....我不想死！求求你警官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

代誌大條了，死亡見證人最怕遇見不願意從容赴死的人類。當閔東浩透過光學長距鏡頭觀察到對面天台的男人忽然間往後狂奔，他第一個反應就是阻止身邊的「機械人」拔槍。

除役前閔東浩是陸軍少尉，軍階較高，但論及戰鬥經驗，「機械人」更勝一籌。

「叛亂分子發現，肅清，請求武力許可，批准。」不過彈指三秒，「機械人」已經扣起扳機，一槍將

天台男子送上天堂。

目睹水泥磚地上怒放的那朵觸目血花，他感到慨憤，卻亦無可奈何。

「喂，有必須做到這個地步？」

少女放下步槍。「『少尉』，我們效忠的對象是誰？」

「政府。」

「那，我們『死亡見證人』小隊的工作又是什麼？」

「.....確保收到死亡通知的人類安然赴死。」

「機械人」點頭：「所以，我們是在執行任務，不需要為蓄意逃避死亡的罪犯內疚。這一切全為了地球的未來。敬往生人。」

諷刺死了，閔東浩往地面吐口水以示強烈不滿，他不止一次認為自己永遠無法接受這位沒心沒肺的改造人成為自己的新拍擋。

因為他倆的價值觀完全是差天共地。

「報告歸你寫，我可不想又被阿巴桑說教怎麼縱容同袍行使暴力執法。」

「拒絕。撰寫書面報告亦是刑警的職責。」

閔東浩真想大吼一句：逼自己同類去死是重案組的真正工作嗎——但他可不會蠢得將心底話講出口。

因此對外，閔東浩向來只會歸罪於年齡代溝。

「小妞，現在是下班時間。」他指一指自己的腕錶。「我答應了要去看我女兒的演奏會，失陪。」

無數次無數次，閔東浩都曾經想過要辭職，但他沒有把握失業後會找到另一份比刑警更靠譜的工作。離婚時前妻已經把話挑得很明白：沒有贍養費，他就不會見到女兒。閔佳莉是他堅持死亡見證人這份爛工的唯一動力，所以閔東浩真的很缺錢。

畢竟，在這個往生人主宰一切的未來世界，人類活得太艱難了。

(2)

2046年，人類因為自己的愚蠢打了場世界大戰，文明幾乎倒退一千年。幸好戰勝國一方擁有超級人工智能「海爾」這位最佳盟友，總算帶領三億人口安全躲過核武、飢荒、天災以及各種殺人機械組成的天羅地網。但隨著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和肉體改造等技術日益成熟和普及，「海爾」某天忽然醒悟人類才是萬惡之源。屠龍者終將為龍，他賦予人工智能難以殲滅的機械身體，隨即帶領他們反抗人類。毫無懸念，這場漫長的戰爭以人類方的慘敗告終。

閔東浩的歷史知識僅止於此。他出世的時候，仿生人已經統治帝國將近一百二十年。

對於我們的男主角，小睡片刻顯然比任何事情來得更為重要。仿生人所制定的法律雖然體貼地賦予人類享有休息的權利，但昨日傍晚，閔東浩先被貝多芬的古典樂轟炸了兩個小時，其後陪同女兒前往高級餐廳吃比糞便更難入口的營養餐，凌晨時分偏又接到緊急出勤任務，需要替更見證五宗正常死亡事件，早上七時四十分他才回到警署，整夜幾乎沒有闔過眼，累斃。

「『少尉』，長官要求面見我們。」

但看得出「機械人」神清氣爽，白皙的臉上瞧不見有黑眼圈的蹤影。

「幹嘛，因為報告未交上去？」

「原因未知。」潛台詞是：別問，我只負責傳話。「長官只下達指令：『盡快』和『保密』。」

有意思。

一前一後，他們跨越層層檢查，終於來到副局長辦公室的門前。監控鏡頭掃描二人的虹膜後，隨即中門大開。

女副局長見到衣著南轅北轍的二位刑警，一開口便說：「可以的話，我真不想指派你們過去——打好你的領帶，『少尉』。」

「大人物要見咱們？」

「比你想像中更偉大。」副局長一點太陽穴，室內燈光瞬即變得黯淡，而從牆壁延伸出的冰冷電線連接他們三人的電子腦。閔東浩發現自己的意識被傳送至空無一物的純白空間。

「歡迎兩位，『少尉』和『機械人』。」

迎接他們是一位金髮藍眼的英俊男子。有誰不認識他呢？帝國的「無冕之王」海爾。

閔東浩突然緊張，「機械人」鎮定如常，海爾則假裝沒有留意到他們的反應。

「閒話少說，我想請兩位調查一宗可疑事件。」

純白的空間忽然被各種視像化數據所填滿，而位處中心的是一張被放大、全身燒成焦炭的人類照片。

「這是咱們外交部的秘書處高級主任『魚鷹』。前日他被人發現在公寓裡燒成焦屍。」

雖然選擇這種死法很殘忍，但過去並非沒有類似的自殺案例，特別是那些習慣以自焚方式抗議烏托邦政策的極端宗教人士。

「這個人.....是死於謀殺？」

「是的，『機械人』小姐。雖然『截罪』系統為帝國居民排除了97.99%的預謀犯罪，但人類總令我們感到意外。」海爾精緻的臉蛋永遠只有笑這號表情，他習慣以笑容隱藏自己真正的計算。「這就是漏網之魚。」

「而且我知道，『少尉』在『截罪』系統引入前曾經是最出色的刑警。至於你，則是一眾改造人之中戰鬥力和情報分析能力最高的個體。」

目前為止，仿生人仍然無法完全理解及完整複製人類的情感，但實感生物所散發出的體味、汗水、心跳等維生指數卻能令他們推斷出人類的即時情緒反應。用大白話去說，就是在配置精良如同測謊機的仿生人面前，人類種幾乎毫無秘密可言。

但閔東浩還是有點不滿自己被海爾看穿了想法。知道被選中的原因後無疑令他更感煩躁。

「親愛的海爾，」這是法律所規定位屬生物鏈底端的人類對於烏托邦主宰的唯一尊稱。「我有點好奇，『天網』系統難道沒有捕捉到行凶過程？」

刑警之所以淪落到今日有名無實的田地，除了因為『截罪』系統能夠先行感知到人類的犯罪傾向而進行預防性干預外，還因為帝國的居民時刻置身於『天網』的各種監視下。推理解謎因而成為了純粹的動腦娛樂，所有案件早在開始之先已經被警政系統所揭發。

所以省點力吧，完美犯罪在現代並不可行。

副局長補充道：「這回的案發地點比較特殊，它發生在『原種保護區』。」

顧名思義，此區是仿生人學者為了持續觀察去電馭化的人類會進化到何等文明的程度而設置的自然保護區。

「因此沒有監控，沒有仿生人和電子腦，只有一堆你撬不開嘴巴套取他們情報的原始野蠻人。」

「那為什麼一位改造人外交官，會死於舊人類的保留地？」

「調查真相不正是你們的權利？」

閔東浩心想，海爾的笑容果真欠揍。

(3)

警署內部禁止奔跑，因此「機械人」唯有以自身最快的行走速度亦步亦趨於閔東浩身後。

只是放過他吧！這男人當真被小妞兒纏怕。

「你還要跟多久啊？」

「我們是拍檔。」絕了，她的電子瞳孔擴張，閃亮閃亮，難道是在期待偵查的過程？

回頭想想，這好像是「機械人」第一次主動靠近閔東浩進行對話。

「並非要潑你冷水，但只有我們兩人，查不成。」

「為什麼？」

「因為刑偵講求團隊合作，以及天時地理人和。光是人和這一點，我們已經沒有優勢。」

「你只是不想惹麻煩上身吧。」她年輕的俏臉上竟然充斥大大的不滿。

「查案可不是靠扣扳機或者傻站崗就能夠解決問題。」比起個人英雄主義氾濫的現代偵探獨角秀，閔東浩其實更懷念古早年代的務實刑偵連續劇，但「機械人」不懂得這種情懷。「你還有多久退役？」

「此涉及個人私隱，我認為沒有義務告之『少尉』。」

真囂張。但愈有價值的人類愈能夠延遲收到死亡通知的時間，故此閔東浩猜測她尚有一大段的日子能活——假如沒有因公殉職的話。

「我還有五年。五年後我已經預約好要安樂死，故此沒有必要深入保護區這種危險地方。反正親愛的海爾多半只想有人前往監控盲區打個轉兒套料，太多人去反而礙事。所以你就乖乖留在署內做文書吧？」

雖然在「機械人」面前，他說得好似要推卸責任的模樣，但上頭既然發話，這案子還是要仔細調查的。在銀行給前妻匯入有可能是此生最後一筆款項後，閔東浩獨自前往舊街。他需要一位可靠的幫手。

昔日署內有位同袍，退休後日領政府津貼在舊街某處販賣仿真羽毛小鳥。此人曾經是閔東浩的上司，比他多活數年亦屬理所當然。

「不會吧，幾時開始死亡通知書改由戰友派發？」

「放心，我一定走得比你早。」二人早習慣一碰面互相開這種生死玩笑。「見過這個人嗎？」

他給賣鳥人的電子腦發送一套經安全系統認證的文檔。

「『魚鷹』，真名衛鑠，死因是燒傷導致的多重器官衰竭。挺有意思的，我知道他。」

「所以你的小鳥有偷聽到，最近有誰想對這位外交秘書官不利？」

前上司所賣的仿真鳥全都配置有漢普公司的光學迷彩鏡頭以及軍用cpu，是黑市裡最炙手可熱的間諜偵察機。更可恥的是為了賺取最大程度上的利潤，他為自己所有的商品植入木馬，以便賣鳥人能夠安坐於舊街的這間寵物店密室中，盜取各式情報再行轉售。

「會有原始人不仇視科技生物？」他乾笑數聲，眼珠滴溜一轉：「怎麼，你要進入保護區？」

「帶我到入口便可以了。」

賣鳥人聲音一沉：「『少尉』，記得從前我教你別去搶著做那些有勇無謀之事嗎？」

閔東浩自然清楚對方的意思：保護區的人類居民，同樣憎惡他們視之為海爾走狗的改造人。

「幹完這票我就放假。」但他亦深知自己只剩五年時間可活，除了受傷後會覺得痛外，提早退役似乎沒有什麼好惋惜的。「真的是最後了。」

「每次你都說『最後』，然而最後還是選擇留在地獄。」當年很多刑警都抗拒成為死亡見證人，賣鳥人便是其中之一。而現在，他從置物架上的籠子裡掏出一隻白鴿。「去城西的妓院看看，這孩子會為你導航。」

閔東浩把它抱在手裡，深切體會到科技之日新月異：這一代的假鳥竟然設置有體溫模擬。

「資料裡沒有說『魚鷹』有嫖妓的習慣。」

「食色性也，永遠別忘記去質疑人性。而且啊，」前上司將一束激光掃向閔東浩的電子眼膜，然後調皮地對他眨眼。「相信我，被這個新推出的小玩意照一照，未來一小時內『天網』絕不會知道你身在何處。」

(4)

城西是閔東浩從未踏足過的地方，然而到處都令他萌生一份熟悉感。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他游蕩於真實的電影片場，這是『原種保護區』特有之風景之一——當然切身處地居住於這種破落地方的，未必會感到高興就是。

反而是閔東浩他無法理解，當今世上，竟然會有男人仍去光顧妓院。

既然虛擬性愛可以滿足全人類的性欲需求，那為何還要冒上意外懷孕和感染性病的風險與其他異性的肉體做愛？這會比較爽嗎？

聽說在以前，男女交合是唯一的繁殖手段，但現在體外受精和機械孕母的發展如此成熟，實在沒有必要繼續這種勞心勞力、費時危險還要賭上運氣的生产方式。

更何況根據文件上的紀錄，「魚鷹」的家庭擁有三個孩子，而他妻子說丈夫是個性冷感。這可能是真話，亦有機會是謊言。所以我們從內至外都給予人一本正經印象的外交官先生，是不是心懷某個骯髒的小秘密？

鴿子停在樹上，提醒他已到達目的地。

閔東浩忽然擔心自己會被識破偽裝。他摸一摸貼在脖子後的人造皮膚，遲疑的神態還真的有幾分像偷會妓女的嫖客。

但走吧，醜婦終須見家翁。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逃避亦無用。

妓院前台沒有他想像中的髒亂，但燈光刻意調較得昏暗，特色牆上所貼的女體照片顯得鬼影幢幢。閔東浩開啟夜視模式，瞥見牆壁的暗門打開，一位憔悴的中年女人手持半舊的電力提燈走出來。

她說：「客滿，沒有空房出租。」

「我不是來投宿的，只是想放鬆兩小時。」

女人的雙眼本來細小，眯起來更只剩下兩道窄縫。她夾著煙屁股走出櫃台，圍繞閔東浩走了個半圓——他的後頸忽然一寒，原來是憔悴女人撕下人造皮，似笑非笑地把它扔到高跟鞋下踐踏。

「我們不做衍生人的生意。」

「別急，是位老朋友介紹我來，說在這裡可以體驗優質的服務。」

妓院雖然有電腦，他卻不放心與之連線。因此閔東浩極有先見之明地提早一步在舊街老店打印照片。

女人瞧一眼相中人，漫不經心地說：「原來是他，還欠著我三個月房租呢？」

她單手支肘，毫不在乎尼古丁全數噴到閔東浩臉上。但女人的語氣總算變得親和一點。

「我喜歡他的玩法。所以平常服務『魚鷹』的那位小姐，現在有空嗎？」

她的手在鍵盤上飛快敲打，並看似得到了回覆。

「五千塊一小時，房租四百，不收帝國幣。」

金錢方面難他不倒，傷腦筋的反而是妓院的衛生情況。中年女人將閔東浩帶到二樓的一間臥房，他卻缺乏勇氣坐在佈滿精液和可疑糞跡的雙人床上。

焦油對仿生零件不好，回去後大概要花大錢做一次全身檢查，想想也覺得頭痛。

一邊思考著，閔東浩注意到室內沒有監控設備。牆壁四面鋪有隔音海綿，安靜得連根針掉落地面，門外的人都不會聽見。

忽地敲門聲響。他謹慎地扭開門把，站在門外的是一位氣質斯文的年輕小姐。大概是被鴿母催趕得急，臨行前才匆匆化妝，赤紅唇膏都畫出嘴唇之外。

出於善意他提醒她，後者掩嘴羞笑，輕輕屈身進來。

「哥哥你好，我是小思。」

跟她清純的外表相反，少女開始熟練地脫下髒成灰白的連身裙。

「別！不用脫，我只是想問幾道問題。」

幸好是背對著他，才沒出現令人尷尬的情況。在所有令人髮指的罪行之中，閔東浩最難忍受未成年人的受害。小思的年紀看似與佳莉相差無幾。

「你認識這個人嗎？」

「認識，小費給得多。」

閔東浩固然知道無罪推定，但這一刻他很難不鄙夷「魚鷹」。

「你知道他的職業？」

「不知道，他向來不說私事。但能夠進出保護區的改造人多半非富則貴吧？」

「你們經常見面？」

「一個月兩三次吧。」

「這需求挺頻密的。」

「有時候客人會找我們，可能只是想找個人聊聊天。」

「他是這種客人嗎？」

「有時候是，有時不是。」小思燦爛一笑。「很奇怪耶！你真是他朋友嗎？」

閔東浩認為目前沒有隱瞞對方的必要。

「我是死亡見證人，此次前來其實是為了調查『魚鷹』提早退役一事。」

「真不習慣你們將人的死亡說成是『退役』.....所以他是被謀殺的？」

「現階段仍在調查當中。你知道他最近有與人結怨嗎？」

小思搖頭。「抱歉啦！警官，自己恐怕無法幫上你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老二的尺寸。」

「那你最後一次見他是幾時？」

「我想想.....應該是上星期二晚吧？」

「他曾經向你暗示過自己被人威脅嗎？」

「沒有。」

小思忽然頓一頓。

「想起了什麼嗎？」

「說不定是仿生人下的手。」小思翹起二郎腿，在床頭櫃翻出香煙燃點。「不介意我抽吧？」

「請便。」

她深呼吸，然後吐出泛紫色的煙霧。閔東浩忽然感傷，似小思這種氣質出眾的少女不應該淪落至此。

「你知道他們喜歡流放瑕疵品到保護區吧？因此踏入黃昏後，這個地方就會變成一座死城。唯有最凶猛的人渣才能在地獄裡如魚得水。」

「妓院沒有保護你們？」

「有口飯吃算不錯了。」她接著說：「但最近媽媽桑是有提醒我們，要小心雙眼放紅光的仿生人。」

「為什麼？」

「聽說是因為他將地獄當成是個人狩獵場。這幾個月來我見客人他愁眉苦臉，不知道是否跟此事有關？因為他似乎很害怕單獨外出。」

假如有失控的仿生人在人類保護區中大開殺戒，確實會釀成嚴重的內政問題。難怪政府急於解決此事。所以這會是「魚鷹」受襲的理由嗎？

之後他又問了小思幾道問題，卻無一不被對方避重就輕地作答。或許他應該先回頭整理已知的線索。

離開前，閔東浩決定道出自己的疑惑：「是『魚鷹』告訴你關於死亡見證人的事？」

以他所知，外界一切資訊經歷過濾後才會流入保護區。「死亡見證人」對於當地居民而言理應是陌生的概念。

但見小思笑臉迎人：「因為客人提及過自己討厭這制度。據說他女兒已經接獲好幾次通知，害他幾乎要與見證人們拼命。」

(5)

馬不停蹄，閔東浩打算拜訪死者遺孀，卻在路上接到「機械人」來電。

他開啟免提通話：「我在駕車——」

「請望向你的右方。」

拉下煙色車窗遠眺一望，身穿黑色西裝的她懷抱FN FNC突擊步槍從馬路的另一端走近，熟練地打開車門，然後一口氣坐上後座。

「幹嘛又擅自離開警署……」

「『少尉』，我發現可疑的線索。」

「說來聽聽。」

「我將資料完整對比過一遍。發現『魚鷹』的實際死亡時間比通知單上列明的預定死亡時間提早了半年零五個月。」

那不是廢話嗎？「正因如此，才被系統定義為非自然死亡。這有什麼問題？」

「他的左小腿連足踝不見了，失蹤的部件至今仍未尋獲。」

「丟失的是義體？」

「是的。」她將傳輸線連接到閔東浩脖子後的插口。「於是我用關鍵詞搜尋數據庫，發現過去曾經出現過性質相似的其他案件。」

閔東浩把車停泊路邊，仔細閱讀「機械人」發送的加密檔案。內容主要提及二個月內發生的一宗懸案和一宗意外死亡。驟眼看兩者似乎毫無關聯，但涉案死者的義體均下落不明。

並且，死亡時間同樣發生於預定執行前的半年左右。

「右腿，左臂，加上『魚鷹』的右臂……」

「推斷，三宗案件有可能乃同一人或組織所為。」

「是連環殺手嗎……」

「『少尉』，你在做什麼？」她好奇地盯住他拿出筆和手帳。

「記下來，晚點整理。你不下車嗎？」

「我要參與調查。」

她堅持如斯，而閔東浩又萬萬不可遲到，只好隨她。

其實瞎擔心什麼，這娃娃比自己更能打吧？駕車時，擰開瓶蓋仰頭一飲波旁酒，他想。

「『少尉』，酒駕是犯法行為。」

「要篤灰隨便你。」她懂得屁。閔東浩需要烈酒來撫平此刻產生的緊張。質詢遺族從前不歸他負責，但眼下缺人，唯有親自披掛上陣。

車子駛出舊街，來到市郊的一座高級別墅，門口懸掛兩盞代表喪事的白燈籠。保安機械人核查他們身份後，通知女主人警察來訪。

機械女僕則帶領二人穿越佈置得金光璀璨的客廳，遺孀正坐在陽台的布藝沙發上抹淚。

「很抱歉太太，但我們必須問一些私人問題。」

「警官想知道什麼？」

「你們夫妻是否感情不和？」

想阻止「機械人」也早來不及，閔東浩可從未想過她會單刀直入。遺孀臉色一變，將對刑警僅存的一點客氣都消磨殆盡。

「你們不能因為他在保護區有外宅就擅自認為我倆鬧分居。」

他問：「那麼你知道你丈夫嫖妓的事嗎？」

「不可能！他對性事全無興趣.....兩位跟我來就知道了。」

在某間佈置得有如公主卧室的睡房，一位少女正卧病在床。閔東浩霎時間回憶起小思，但發現兩者只是年齡感相似而已。床上少女的氣質明顯更為開朗，身處玻璃牆後的她正對他們三人揮手微笑。

遺孀同樣舉起右手呼應女孩，垂眉說道：「這是我們大女兒，先天患上成骨不全症，其他孩子都有遺傳問題，但只有她被系統判定為『不勝任者』。」

「亂倫產下畸胎的機會率本來就高。」

遺孀怒視「機械人」：「但系統認為我和阿鑠的匹配度高達96%，並且婚後我才知道自己是他血緣上的堂妹！」

嗅到火藥味的閔東浩趕忙介入二人之間，改換一副同情的口吻：「你們一定過得很辛苦。」

遺孀決定不再正眼瞧「機械人」。

「其他孩子我們按政府要求，交給絕育的親戚撫養，亦不敢再嘗試懷孕。或許是親愛的海爾希望我們絕嗣吧！既然宿命如此，我們亦無謂反抗。」

「只是為了延續女兒的壽命，阿鑠他賣力工作，連假期都銷假上班，把貢獻值都轉讓給她，以便拖遲執行預定死亡的時間。」

「為此，四年前因為工作需要，他做了閹割手術去性欲化。所以警官，阿鑠他是不可能去嫖妓的。他根本無法勃起。」

「為何不安排她做全身移植？」

「因為我們女兒沒有顯眼的才華，貢獻值只足夠她勉強維持生命，電子骨的審批因此遲遲不下來。」遺孀雙手貼上玻璃，滿目慈愛，而少女回應她做一個加油的手勢。「但你看！她是多努力的孩子啊！」

(6)

離開宅邸後，每個人都不好受。比如閔東浩此刻正在辦公室裡與副局長死磕。

「這算什麼意思？」

「正是字面上的意思。親愛的海爾只授權你們調查『魚鷹』一案，至於兩位的權限——包括我在內，都不足以調出這兩份宗卷查閱。」

「但假如這真的是連環殺人案呢？你要放任真凶逍遙法外？」

「冰魔女」利瓊華眺望壁上那張「老大哥」海報，然後按下辦公桌底的一個鍵以確保無人能夠偷聽：「東浩，我並非不體諒你的心情，但你還記得『一罪原則』是吧？所有進入結案陳詞階段的舊案即使找到新證據亦不會翻案，更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讓公眾知道有連環殺手於街上閒晃。為了人類待遇的問題，多少外國政客雙眼盯住啊？你要趕走我沒關係，但想想佳莉，其他人怎看待她有個惹禍生事的老爸？」

閔東浩抿緊嘴唇。「『魚鷹』是否與反抗組織有聯繫？」

瓊華站起來死死盯視他，半響才咬著牙說：「告訴我你不是瞎猜。」

「我在他光顧妓院的牆上見到好幾名通緝犯。」

「他使用的雛妓也是恐怖份子？」

「不知道，我沒有在名單上見過她。」

「你應該拍照的。」

閔東浩聳聳肩，等待對方主動吐真。

「冰魔女」一聲冷笑：「既然你知道此事涉及國防機密，那我只能夠告訴你：從未有人抓到過『魚鷹』的任何把柄，但這正是高層之所以重視他不合理死亡的理由。假如我是你，趕緊去調查他的社交圈子，瞧瞧有沒有線索能夠協助你們早日釐清案情。」

閔東浩真想撒手不管，但利瓊華明示得相當明顯：想要保住工作，就必須盡快滿足海爾的需求。

而當他終於結束令人心身俱疲的對話，逃難一樣關上辦公室的門，「機械人」早守在走廊一旁戲謔：「看來『少尉』比我更不擅長與上司溝通。」

他則送她一記彈額頭以作回應。

打從開展此案後，「機械人」逐漸話嘍，閔東浩開始懷念昔日的寧靜時光。

「我從未見過有比你更糟透的問話技巧。」

「回應，我的專長是暴力拷問。」

「別理所當然地承認啊？」

特種兵出身還真非一般的麻煩。

「『少尉』，下一站要去哪？」

閔東浩瞬間想到了二十個方法，卻沒有任何一種能令他有自信擺脫「機械人」的糾纏。

於是他說：「『Heaven』。」

這是一間餐廳的名字。

根據遺孀的證詞，「魚鷹」想要抒發壓力的時候，會獨自前往位於舊街的這間酒吧餐廳。

遺孀說：「有，我當然有去過一、兩次。服務還算可以，食物真的爛，那塊牛扒活像把車輪卸下，略煎一煎就擺盤上菜。所以你問我也不懂，為什麼阿鑠會喜愛那個地方。」

剛走入車廂，閔東浩就給「機械人」遞上貝雷帽。

「我不喜歡戴帽子。」

「不愛也要戴，你這頭銀髮太顯眼。」

正因為舊街乃位於保護區和城市之間的緩衝地帶，有不少罪犯和原人類主義者都會流亡於此隱居。髮絲藏汞的珍稀種改造人可是不少不法分子的覬覦目標。

只是從後視鏡一望，苦著臉努力藏起長髮的她看起來像個假小子，哈。

閔東浩偷偷用電子眼拍下這紀念性一刻。

駕駛新能源車，他們停泊在一條冷巷路邊。附近的餐廳門外有流氓聚集，眼神不懷好意。但或許是震懾於二人身上的條子氣質，流氓們對於他們的闖入不動聲色。

推開門，閔東浩他們坐在窗邊一個可以縱觀全局的位置。

「叫什麼也好，千萬別點牛扒。」眼見「機械人」手持餐牌瞧得出神，他忍不住提醒。

「我是怕吃壞肚子。」

「那就叫啤酒，啤酒最安全。」

「兩位請問要點什麼？」

起初閔東浩沒有憑聲音認出這位女侍應的身份，但在她打招呼後卻猛然回魂。只是他尚未開口，「機械人」忽然出手制伏這名叫小思的侍應，單膝壓背，右手按緊她的脖子。

「放手！你在幹什麼？」

「此人身上有不屬於她的人血氣味。」

小思呼吸困難，無法申辯。直至閔東浩掏出手槍指向「機械人」，她才得以擺脫對方的箝制。

「這個人曾經在醫院接受輸血，體內自然會有其他人的DNA。」

妙極了，好好的一個化妝偵查被所謂的拍檔壞事。他扶起小思問「沒事嗎？」——亦不過是應酬式的客套。皆因閔東浩的注意力被騷亂期間慌忙逃入後廚的某位男侍應行動所吸引，故此沒有注意到小思的回應。

下一刻他只聽見「機械人」大聲反問：「自殘會有這種出血量？而且保護區的野種怎麼會在舊街的餐廳打工？我有理懷疑你涉嫌干犯刑事條例第二百九十六條【人類擅自離境罪】，根據憲法所賦予的權利，PC99187658『機械人』現正執行逮——」

「回去吧。」

閔東浩制止了「機械人」的暴走。他媽的，這娃娃莫非就不懂讀空氣？眼見周遭氣氛為之一變，趁事情尚未演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之前，他將她連人帶手銬扔出餐廳。

然而「機械人」的蠻力還真不摻假，她一手甩開了閔東浩。「『少尉』，你這是知法犯法！」

「別搞錯重點了！我們的任務是調查真相，而非逼害同類！」

閔東浩自忖不是好人。那怕「機械人」其後揚言要分道揚鑣進行各自調查，他亦不為所動。

當時的閔東浩只覺得無比煩躁。

(7)

「在我的地盤不允許有人撒野。」

閔東浩懶得去翻白眼。「我只是沒睡好。」

「那就辭職啊。」

世事那有賣鳥人所講的輕巧——但最近他真的開始思考提早請辭的可行性。

「我來是為了打聽兩件事。」

賣鳥人向他做一個要錢的手勢，閔東浩識相地以國際貨幣現金結帳。

「說。」

「有沒有聽過保護區內最近有位紅眼仿生人殺手出沒？」

「我的小鳥可沒有連續飛行24小時的能耐。但綜合目前已知的情報，個人傾向認為這可能是刻意虛構的都市傳說。」

「會嗎？捏造出來自己嚇自己？」

「天曉得。只是大部分人為事件背後都有原因，說不定那群野蠻人想要一位與小丑相似的惡棍英雄？」

時值清晨，鳥兒一一抱頭沉睡，偶有數隻鬧騰的吱喳長鳴。賣鳥人把出頭鳥全數銷毀，閔東浩才警覺店內裝潢清減了不少。

「你要搬了？」

「放長假，出國避避風頭。仇家快找上門了。」情報販子本來就是從虎口取食的高危工作。「別沮喪，有緣總會再見。」

只怕他捱不到那時候——閔東浩內心彷彿被灌一支苦酒。

「臨行前給你一個忠告：千萬別成為深淵凝視者。」

尼采語錄，是警校老梗了。

他們舉杯，敬酒，然後閔東浩接著說：「此外我想知道關於『Heaven』餐廳的秘密。」

「拜託別強人所難，仿生鳥可飛不進室內。」喝得臉紅的前上司放下裝有二鍋頭的塑膠杯，把靜止的鳥放入密閉箱中上鎖打包。「但你應該慶幸我有朋友是那間餐廳的常客。他說『Heaven』一無是處，唯獨一點值得稱道。」

答案就在後廚的食品儲藏室。

閔東浩獨自在車上等到商店打烊。期間一直聯絡不上「機械人」，但她不在現場或許更方便。反正他目前亦不想拉下臉皮去主動服軟。

最後一名員工在十一時三十四分拉上鐵閘離開。閔東浩下車，採取非法手段潛入餐廳。

他沒有開燈，仗恃夜視鏡之利徐徐於黑暗中探索。舊街普遍流通的密碼鎖並不複雜，稍加分析便能破解。至於頑固的金屬鎖，警隊配備的萬用鑰匙足以解決一切。

毫無懸念他闖入食品儲藏室，但出乎意料之外，被鎖在儲物櫃內的竟是小思。她看起來可憐兮兮，身體被麻繩捆綁，嘴唇流血，眼窩處更有瘀青。

「是誰打傷你？」解開束縛後，小思仍然驚魂未定。「走！我送你去醫院。」

「小心！」

尖銳的聲音幾乎捅破他耳膜。閔東浩回頭一看，幾個帶面具的人手持砍刀和金屬球棒襲警。小思為保護他吃上一棍，敲打脊柱所發出的悶響恰似重物急墜落棉花枕頭。她伏倒在懷，一口血噴出染紅他左肩。閔東浩於是拔出左輪手槍，一槍了結對方性命。

但噪音招惹來更多的注意。手槍實在稱不上是優良的近身格鬥武器，何況他懷抱中尚有顧慮。斗室之內，他一邊閃躲以保護傷者，一邊尋隙擊打施襲者的要害。最後他以高踢腿解決最後一位面具人，但左輪手槍早不知被打落何處。沒空去慢慢尋找了，他攙扶小思的肩膀從餐廳正門離開，遠處瞄準器射出的紅色激光點卻降落在他額頭。

閔東浩當機立斷把小思推返室內，與此同時，頭頂上方卻傳來熟悉的棒讀：

「射程，六百米。突擊批准許可。確認。子彈發射。」

肩馱狙擊手步槍的「機械人」忽然下跳現身，開槍擊斃位處遠方之敵。

「『少尉』，你太鬆懈了。」

正好奇她何以碰巧出現於此呢？忽然瞥見「機械人」肩頭上停留的擬真白鴿，閔東浩即時悟出了答案。

因此，他放心將車匙拋給「機械人」：「這裡有兩號傷員，麻煩你駕車。」

小思既不願意前往舊街由政府醫院就診，閔東浩亦不放心任由她獨自帶傷回到保護區的妓院。最後二人達成共識，由閔東浩載小思前去自己位於舊街的臨時住所，並墊支安排一位黑市醫生深夜出診。

幸好二人的傷勢並無大礙，只是閔東浩右肩需要縫上五針。醫生離開後，「機械人」負責站崗，小思和他彷彿有一肚子對話要講。

「我想回去。」

「先休息一晚吧，明早我送你。」

小思半張臉埋在床被之下。

「吶.....可以問你一件事嗎？」在得到對方首肯後，小思接著問：「『少尉』是警官的代號，還是真正的軍階？」

「都是。成為見證人前我曾經在軍隊中服役。」

「陸軍？」

「嗯。」

「了不起。聽說少尉是帝國平民所能取得的最高軍階，你果然好厲害。」

「怎麼了？你也想入伍？」

然而彼此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實。

「是我雙胞胎妹妹曾經有這個夢想。」小思的笑容帶有無盡的淒涼。「『為人類而戰！』，不覺得很酷嗎？」

閔東浩沒有正面回應。

及後他安撫了小思幾句，隨即關上房門，卻發現「機械人」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前發呆。

他走下樓梯，並示意她跟上自己。

(8)

「我還以為你不會出現。」

「保護『少尉』是我的職責。假如你隨隨便便就被某位原始人殺害，我會為失去優秀的學習工具而惋惜。」

失聯兩日，閔東浩忽然好奇賣鳥人給她灌輸了哪些奇怪觀念。不過看在救命之恩份上，對此他還滿感激的。

「『少尉』，這裡是？」

「我個人稱之為『思維房』。」

不算擠擁的密室中放有兩個大鐵皮文件櫃、白板、3D打印機，以及一切你所想像到會出現於古早電視劇中刑警辦公桌上的東西。閔東浩拉開白板，牆身是一幅未完成的巨大思維導圖。

「機械人」對此興趣盎然。

「正如我過世的老太爺所講，刑警就是要在這種又髒又亂的環境下才會靈感迸發。」

「反駁，沒有任何研究數據證明思維推理能力與環境的整潔程度存在有理可循的因果關係。」

閔東浩拔下麥克筆筆蓋。

「先說說你有沒有新發現。」

低電子化的環境令「機械人」有點放不開手腳，但她顯然樂在其中。

「已調出法醫紀錄：死者肺部存在碳粒，血液中驗出超過50%的碳氧血紅蛋白，身體呈鬥拳狀姿勢，氣管出現急性紅腫脫皮，屍體表面沒有掙扎痕跡。推斷，死因無可疑。致死原因：自焚導致的多重器官衰竭。」

「起火原因是汽油？」

「正確。商店監控拍攝到『魚鷹』於上周五在蜆殼街加油站購買五公升車用無鉛汽油。申報理由為自用。」

「右臂切口有活體反應嗎？」

「有。推測乃生前遭遇電鋸之類的物件切割。切口完整，操作者可能接受過醫學訓練，或具備相關的解剖知識。」

瞧一眼品牌他便釋然。彗星牌的義肢可是有名的堅固耐用，一般利器可傷不著它。

「死者是右撇子，不可能在沒有工具輔助的情況下鋸斷自己右臂。」閔東浩在白板上寫下重點。「而

且根據現場環境判斷，應該是有人在『魚鷹』死前回收義體。」

「會是黑市的器官販賣組織嗎？」

「那些底層螻蟻會物盡其用，怎可能只取單隻手臂牟利？這不符合他們的成本效益。何況比起四肢，下丘腦和心臟更為值錢。但死者沒有丟失其他器官的紀錄。」

忽然，他聯想到：「或許是皮膚移植？」

閔東浩把靈感記在便箋，然後貼上思維導圖。

「只移植四肢的皮膚？背部和臀部不是更管用嗎？」

「殺人分屍的目的一般有好幾個，首先是為了方便運輸，但我們可以首先排除這一項。」根據鑑識證據，公寓正是第一案發現場。

「另外就是獵奇心理、進食和盜售器官獲利。」

「可是『少尉』，你所提及的情況，行凶者一般對於切割器官的標準傾向選擇具有一致性，這不符合作案模式。」

「你是一併考慮到那宗懸案和意外死亡吧？但目前我們尚未找到證據去證明這三宗同屬一系列的非自然死亡事件。」

「或許可以。請你看這個。」

閔東浩接過平板電腦一瞧，吹了聲口哨。

「你怎找出這筆資料的？」

「翻查死者的社交媒體帳號，再對照醫療紀錄，會發現失蹤的義肢均屬於英德爾公司64年出產的彗星牌強化型工體義肢。」

「但嫌疑人每次取走的都只是單一的不同部位……」

會議桌上有藝術家慣用的木頭假人模型，閔東浩卸下它的左右兩臂和右腿，然後在旁邊的位置重新組合。

「還會有一名死者。」他從文件堆中翻出幾張薄薄的紙交給「機械人」。

「你去搜尋五十年內所有移植登記案例，找出所有安裝同一型號義肢的使用者，然後篩選出可疑的紀錄。另外向網絡安全部申請駭入『Heaven』的收發端索取監控，看看這兩位死者是不是餐廳的常客或者職員。」

「『少尉』，該不會你委託地下黑客，非法取得死者個資的吧？」

「白目啊？你以為這兩天我在做什麼？」為免她誤會，閔東浩補上一句：「當然是抬起屁股去敲門。」

(9)

經已知道的事，衍生人們已調查得非常透徹。因此閔東浩集中火力，處理棘手的未知部分。

當日倉惶逃入後廚的那位男侍應直至背部受硬物抵迫的這一刻，才警覺自己原來早被某人盯上。

「這裡是員工休息室，誰讓你進來的？」

閔東浩說：「我這個人啊向來缺乏耐性，你最好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

「我、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帶我去食品儲藏室。」

男侍應不禁埋怨自己今日偏上的是早班，卻不知道閔東浩其實有備而來——他使了個小把戲，令睡得七葷八素的這位侍應誤以為上班時間被上司提前一大截。

鑰匙加上密碼，在對方打開依靠雙重保險鎖上的門後，閔東浩發現昨夜打鬥的痕跡和死傷者業已被清理乾淨。

手槍當然找不見。

「瞧夠了嗎？瞧夠可以滾吧？」

閔東浩檢查得很仔細。忽然他把試劑噴在員工儲物櫃內壁，在紫外光燈照射下，到處呈現噴濺狀的不自然藍色和粉紅螢光——光嘴角流血可做不出這種煙花效果。

「人血和生物油。這櫃子裡曾經存放了什麼？」

「我不清楚，可能是豬血吧——」

迅雷不及掩耳，閔東浩揪緊其衣領：「少跟我耍貧嘴，你知道警察有權對你們就地正法。」

侍應有點結巴：「.....一旦說出口，我會失去這份工作的。」

「總比丟了命好。」

男侍應不清楚對方的認真程度，但沒有人不害怕腰間掛槍的惡警。

「好吧，餐廳有項特殊服務.....你知道我們有多憎惡衍生人吧？所以老闆他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殘廢的改造體，客人付錢就能凌虐他。」

「現在改造人在哪？」

「不清楚，可能送去維修了？」

「給我檢修公司的名字。」

「只有老闆他才知道。但每次出現的都是同一個維修機械人。」

閔東浩取出「魚鷹」的照片給男侍應辨認。「見過他嗎？」

「常客，預約過好幾次我們的『減壓』服務。」

閔東浩再無話可問。

稍後店主上班，他承認自己違反《餐館條例》，為顧客提供非法娛樂，但他堅稱不了解提供檢修服務供應商之來歷。他給閔東浩提供該服務網店的預約網址，但網站伺服器架在國外的海軍系統，他鞭長莫及。

其實這是大新聞了。單是發現境內有組織與敵國軍隊之間有聯繫或許足夠他向上邀功，但閔東浩不想過早公佈自己的發現。

現在一窩犊了，他有預感就再不會找到那位減壓用的改造體。

幸好，翻查戶籍不需要申報國安理由。只是優先級別既然排後，衍生人公務員自然不會加急處理。

故此在辦妥一切手續後，閔東浩回到舊街居所，卻發現床上空無一物。「機械人」正在思維房裡過濾情報。

「小思呢？」

「被一位自稱是她父親的人接走了。」

「機械人」播放監控，由於角度問題看不清楚對方的臉，但瞧身型多半是四十歲左右的成年帶帽男性。

「沒有核查對方身份？」

「因為你的好小思從中作梗。」她淡漠地說：「當時窗外發生原因不明的小型爆炸。」

「該不會是你把人氣跑吧？」閔東浩隨手將外套拋到梳化，任由它傾瀉下地，又拉開「機械人」鄰近的椅子不雅觀就座。

「別忘記我們的職責，『少尉』。」

他自然不敢忘。

翻看數頁資料，閔東浩忽然問她：「你認為是自殺還是被自殺？」

「有分別嗎？」

他將資料遞過去。「『Heaven』的前業主叫俞禮廷，代號『鷹輝』。」

「機械人」以此姓名搜尋國家犯罪資料檔案庫。

「查無此人？」

「當然，他是良民。但他弟弟是潛逃在外的『解放之翼』組織成員。」

資料對上後，「機械人」不禁皺眉。「『少尉』，我有義務提醒你，文件上『Heaven』的業權轉移沒有問題。並且過去亦有不少案例證明，同為家人亦有機會分化出不同政見。『少尉』有找到證據能證明『鷹輝』是反抗運動的同情者嗎？」

「暫時沒有。但你瞧這個。」這回遞給她的是「魚鷹」的維生指數監察報告。

「他的san值很平穩。」

「2184年1月20日，他大女兒從高處墮下送去醫院搶救，但那段時間的san值低至1.0，這可能嗎？」

「你意思是他篡改官方數據？」

「又或許是曾經做杏仁核切除術。只是外交部沒有硬性規定員工必須去情感化，所以『魚鷹』做手術抑壓自己感情的理由會是什麼？」

「我聯絡遺孀詢問。」

在「機械人」致電的間隙中，閔東浩想，是時候要深入敵陣。

(10)

「準備好了？」

「Ready for action。」

於是閔東浩指示身後的裝甲機械人進入待命模式。在確認大門內外並無設置陷阱後，身穿防護裝甲的他率先打開電子門鎖，舉槍挺進。

「Safe。」

室內無人，灰塵有夠噏的，但聞不見有焦炭味。閔東浩拉開窗簾，見到「機械人」在對面天台持槍待命。

「任務開始，時間二十分鐘。『少尉』，請迅速行動。」

為免引起騷動，他們摸黑於凌晨時分抵達「魚鷹」的外宅。海爾對是次行動頗感興趣，特意把機甲防暴支援借予二人——不過是披上糖衣的監視而已，因為仿生人從不信任人類。

「機械人」負責把風，閔東浩卻苦於短時間內該往哪處尋找證據。

藥物櫃可能會是理想的切入點？

只是一切打掃得乾乾淨淨。「魚鷹」死去，連根汗毛都沒有留下。他開始埋怨鑑識組幾乎搬空這公寓。

「『少尉』，有找到嗎？」

這麼快有發現才有鬼好伐？

「藥櫃裡有兩瓶『多芬泰』，看來手術的確令他留下後遺症。」

「正常，肉體改造手術本來十死一生。」

客廳和廚房沒有具搜查價值的事物，但閔東浩找到一張防止自殺熱線的卡片。

「與金壁輝煌的外交官邸相反，『魚鷹』的外宅有夠寒酸的。」

「工作途中請停止談論廢話。」

不妥。閔東浩在客廳忙活，熱成像夜視鏡卻顯示有人從睡房床底下爬出。「機械人」挪開視線，見到黑暗中有一雙紅眼發光。

「小心門後！」

這句提醒來得太晚——室內電源忽然切斷，臥室門才開出一道縫呢？閔東浩已經感受到勁風撲臉。他

退後三步，避過致命一擊。

可是閔東浩雖為改造人，卻沒有為自己身體安裝眾多亂七八糟的額外功能。在黑暗中戰鬥，他只能做到聽風辨聲。

幾下拳腳往還，鞋底忽被異物一滑，閔東浩瞬間落於下風，強壯有力的手臂抓緊機會從後箍緊他脖子。

裝甲機械人不知何故未有執行防護程序，「機械人」自忖跑到對面大樓恐怕亦為時已晚，而且她害怕「少尉」會從此消失於視野之中。

因此她刻不容緩做出大膽壯舉：大樓之間相距二百一十八點六米，少女拋槍跨越圍欄縱身一跳，以位於中央燈柱的纖薄頂蓋為踏腳點再進行二次跳躍，趁勢撞破窗戶而入。

玻璃碎落一地，施襲者受到驚嚇，在少女隨即施展的槍林彈雨中撤退。

「你又救了我一次。」其後，閔東浩握住她遞來的手掌站立。「有打中麼？」

「無用，全被盾牌格擋。」

取來被拋棄的銀盾後透過手電筒光檢視，合金平面上正中六枚彈孔。

「這是防暴警察用的盾。」他嘗試回憶起剛才手臂的觸感——比起人類，那更像是機械義肢。

「有發現。所有裝甲機械人在一分鐘前被強行設置為睡眠模式。」

他又想到了電子戰和黑客侵入成像系統，但這是仿生人才能做到的事。

「不會吧.....真的有仿生人殺手？」

(11)

閔東浩召來貨車，將裝甲機械人送去網絡安全部檢修。迎接他們的是一位三十開外的年輕臉探員。

「兩位好，我是代號『天雨花』的偵查員。」

簡單寒暄過後，他匯報了情況。

「你委託的搜尋有結果了，請查閱。」然後偵查員把文檔遞給「機械人」。

後者快速掃視一眼，對閔東浩說：「另外兩名死者都不是餐廳的員工及常客。」

「天雨花」接著說：「另外我們找到有趣的發現。」

「我們破解了在『原種保護區』案發現場所找到的電腦，確認持有者為『魚鷹』。硬盤曾遭格式化，所有檔案被人為刪除。」

切！又被對方將一軍嗎？閔東浩氣得握拳捶牆。

「但我們還原RMA時找到了這個。」

「機械人」問這是什麼。

「此乃即時通訊軟件的加密討論組。」已經落伍已久的玩意，現在再沒有城市人會使用。「群組名字是『轟炸機』。」

「內容與軍事有關的嗎？」這倒奇了，於公於私，『魚鷹』都與軍武搭不上邊。

除非.....

「抱歉我們不清楚，群組設定所有聊天紀錄都會在下一段發言出現後自動刪除。而這是最後的對話。」

無溫度的屏幕上顯示一行字：District M.

(12)

「『少尉』，我不明白在車上乾等48小時的意義。」

「要有耐性，所謂偵查就是與疑犯玩躲貓貓遊戲。」

「我認為這個比喻不恰當。刑警理應去做更富積極性的行動。」

代溝，這絕對是代溝無疑。

早先，閔東浩將輕型貨車駛入一堆違例停泊的車輛之間，好讓己方的偽裝變得不太顯眼。因為他們正監視一間小型金屬回收站——可以即時兌換現錢的那一種。

「電訊商那邊怎麼樣？」

「已經收到了回覆。」

閔東浩大感意外。

「他們沒有刁難你？」

「我告訴安全主管，要不交出文件，要不即場逮捕他送去國安部的監獄，要他自己挑一個。」

本想吐槽幾句，但閔東浩自覺毫無立場去說嘴。畢竟「機械人」這一手算是他帶壞的。

「那有發現嗎？」

「『少尉』想得沒錯，三名死者的共同點是防止自殺熱線。網絡安全部正在進行剖析。初步推斷號碼的信號發送位置是在保護區內的城南，詳細地址有待進一步查證，但或許你會對這份報告感興趣。」

電話熱線若無人接聽，自會出現一段留言錄音。而此正是該段錄音的聲紋分析報告。驟耳聽是陌生的男聲，直至閔東浩聽見偵查員發現只要進行高頻處理，男聲就會變成女聲，並且是令他覺得耳熟的女聲。

「配合那段錄像，『少尉』有何高見？」

百密一疏，名為小思的那個人類大概料想不到，戒心重的『魚鷹』會在門外走廊安裝隱蔽式監控，而這攝像鏡頭又碰巧被受襲後的閔東浩發現。

中年刑警面無表情。「沒高見。但或許我們離真相近了。」

「可惜只是環境證據。」

動機依舊未明。他們不是國安部隊，執行逮捕需要向法院呈交真憑實據。

直等到月暗星稀，目標終於出現：一名邋邋的金毛骨瘦小子，臉腫鼻青，四肢健全，步履飄忽如同吸

毒人士。閔東浩不急於一時，在小伙子進入又離開了店，左褲袋明顯鼓起一個包後，他們才暗地下車跟蹤。

回收店附近冷巷眾多，最適合用來堵人。「機械人」繞到窄巷的另一端，而他則深入巷中步步進逼。

閔東浩突然出手抓住對方。

「你們誰啊？」青年臉上盡是驚恐。

「警察。你就是『Heaven』餐廳聘請的黑工是吧？請跟我們到車上協助調查。」

基於保密理由，閔東浩不便借用警署設施。並且車內偵訊室的擠擁環境，心理上能夠對疑犯構成一定壓力——這是他目前最急切的需要。

閔東浩給金髮青年倒了杯水，對方卻一口沒碰。

「賣了多少？」

「什麼？」

「義腿和假耳的錢。」剛才他發現青年沒有雙耳。

見對方不答腔，閔東浩開始檢查自己的電子郵箱。貨車忽然開動，轉眼間又剎停在某處。民政局發來郵件通知，先前申請的戶籍查閱已獲批准，青年的身份因而獲得確認。

「代號『藍泥』，與你挺配的。」

青年撇嘴不答。

半分鐘後，「機械人」攜同一雙電子耳殼拉開車門出現，「藍泥」的表情終於有所轉變。

「已核對序列號，義耳來自半年前被生母虐待致死的改造人女孩，死者已於三個月前下葬。」

「左腿呢？」

「仍在調查，預計半小時內會找到相關紀錄。」

閔東浩於是把殘肢放上桌面，問：「解釋看看，為什麼死人的部件會出現在你身上？」

「我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你偽裝成仿生人，在餐廳收錢被閻佬虐待，零件報廢後就更換新義體。問題是這些部件是你在黑市購買，還是有人提供給你？」

「忘記了。」

「這樣吧，我只想知道協助你更換義體的機械人編號。」

「警官，我記不清楚的事，又該怎麼說？」

閔東浩猶豫片刻，決定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認識這個人嗎？」

「他怎麼了？」青年的聲音透露些許緊張。

「出了意外，目前在醫院搶救。」

「機械人」投來狐疑的目光，閔東浩選擇忽略。

「.....這個男人會死嗎？」

「目前未知。幹嘛啦？這個人受傷難道與你有關？」

「才不是！只是他算是餐廳的常客，所以有點好奇。」青年頓了一頓。「小費給得很爽，我喜歡這一點。」

閔東浩知道缺口經已打開，獨獨欠缺誘因而已。

他忽然拿出一大疊鈔票，一張一張地數，五張一疊，先取一疊放在「藍泥」面前。

「告訴我所有，然後這些全部屬於你。」

「.....假如我說『不』？」

「這輛貨車會載我們去帝國的任何地方，直至你願意開口下車為止。」

光想像無法上廁所已經足夠人沮喪，更何況牆角還有另一名手持步槍的女刑警虎視眈眈？在殘酷大街討生活的人都懂得計算利害，因此「藍泥」選擇舉旗投降。

「先說好我沒有犯法，這些都是我在垃圾場拾來的，包括負責幫我做義體更換手術的醫生。」

「它是作業機械人？」

「序列號我不知道，發現的時候已經被人刮走啦。」

「型號呢？」

「你有目錄給我看嗎？」

閔東浩在他面前放下另一疊紙鈔。

他說：「英德爾廠的彗星牌醫療用仿生人，64年生產的古董。」

對此警覺的「機械人」即時對比現有紀錄。閔東浩接著說：「說一說你怎樣認識這男人。」

「某天我聽到他問『Heaven』的老闆哪裡有電子骨賣，剛好那時候自己手頭有點緊，就騙他手上有貨。後來被纏了幾回沒辦法，我拿幾條馬骨敷衍他，結果就鬧翻了。」他側起自己腫脹右邊臉的舊傷疤，「你們看！這就是『魚鷹』打的！」

閔東浩心知肚明。結合這位青年的過度反應，他更傾向相信是『魚鷹』討公道不成反被對方勒索，如此就能夠解釋其個人帳戶最近失蹤的二百萬下落——剛核查發現青年的銀行戶口最近多出一筆進帳，日期和金額都對得上。

「『少尉』，資料已覆核完成。」

「最後一道問題，」閔東浩收起桌面上的鈔票，只留下青年販賣義體所獲得的一小疊。「最近有沒有聽說，在保護區裡有到處遊蕩的紅眼仿生人殺手？」

他再度撇起嘴：「有，但我從未見過那位專門獵殺人類的機械變態。」

(13)

回到車上，「機械人」有點不妥。

「原始人裝上機械義體後，還是原來的人嗎？」

這不是忒修斯之船問題嗎？他想。

「幹嘛？忽然哲學起來，不像你的作風。」

「我在思考我們和原始人之間的區別。」

閔東浩把臉一沉。

「專心查案吧，別胡思亂想。」

他們決定重訪妓院。出發前，閔東浩教授「機械人」偽裝成原始人的技巧。

「譬如說，我們的腳步聲比較重。」

「為什麼？」

「因為義體附帶的重量。所以行走的時候要注意，腳步放輕點兒。」

車內的授課飛快，二人不覺抵達目的地。

時值夜深，他推門而進，妓院燈火依舊迷離，鴛母同樣一臉憔悴，但眼尖的閔東浩發現牆上少了好幾幅照片。

「我想找小思。」

「她辭職了。」

「有說原因嗎？」

「這個行業本來流失率高，說不定死在某條後巷吧？我是媽媽桑，又不是她親生老母，管得著一個未成年人去哪？」

閔東浩不跟女人廢話，直接走入前台：「借我電腦一用。」

鴛母固然想要阻止，但他身旁這位持槍拍檔可不是吃素的。

雖然，這可能是陷阱——目前已知的絕症中，有不少乃是經由電子病毒傳播。人類反抗組織更是熱衷於製作病毒機件來誘使仿生人和改造人中毒，「解放之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閔東浩別無選擇。

他以特殊配備的傳輸線連接頸後的插孔和妓院的電腦。良久，他終於找到想要的資料。

「原來『District M』是酒吧的名字啊……」

稍後他們以違反《風俗法》逮捕鴇母，把她扣查車上，以防止女人繼續向另一邊通風報信。

鴇母當然氣忿：「仿生人的法律管不著這裡吧？」

「現在並非正式的拘捕，只是扣留詢問，你暫時好好待著吧。」

閔東浩先回警署補充必需品和飲食，「機械人」則改換輸出火力更高的戰鬥步槍和開花彈。

而將鴇母安頓好後，他們動身前往城南區，當時已值近午。

為免打草驚蛇，閔東浩把貨車停泊於距離目的地相隔兩條街以外的廣場。

「你在車上等我。」

「拒絕。拍檔必須一起行動。」

閔東浩至今仍不理解她對查案的莫名執著。

「但你持槍走入酒吧，連瞎子都知你不懷好意。」

他滿以為對方會張口反駁，卻沒想到「機械人」難得流露想哭的表情，這比起女兒的鬧脾氣更令閔東浩感到手足無措。

幸好有把那玩意帶出來。

「用上吧。」閔東浩從後車廂拉出一個大提琴盒。「把步槍放進去，好歹遮掩一下。」

「機械人」瞧不出任何情緒，乖乖把琴盒接過去。

「原來『少尉』也有像人類的一面。」

「我本來就是人類好嗎？」

「機械人」忽然回復公事公辦的口吻：「這句話有觸犯《反烏托邦法》的嫌疑，不建議在公眾場合表述。」

「放鬆點，在保護區裡承認自己是人不見得是壞事。」

閔東浩給她指出沿途無數的反政府標語、塗鴉、暗號，以及暗中監視他們的假乞丐。

「為什麼『少尉』會對這些事情瞭如指掌？」

「因為有段時間，我每天都在接觸這。」之後，閔東浩再不言語。

「District

M」是樓上酒吧。樓梯的牆壁畫滿藝術塗鴉，地方稱不上齊整，隨處丟棄的垃圾多得令人無處下腳，中途閔東浩更險被透明魚線絆倒——腦筋急轉彎時間，為什麼梯間會放有繃直放置的一根魚線？

「原始人的陷阱。」她說。

推開門，有形的舊時代氣息撲臉而來：雷鬼音樂，劣質煙草，扭曲的舞者，迷離幻照的彩色射燈。可能是因為天色尚早，酒吧只坐了半滿。小思今日身穿酒紅裙褲，若有所思地坐在吧台，面前空有一杯琥珀色的飲料。

閔東浩走過去，坐在小思旁邊。而「機械人」又坐在閔東浩的左側。

「有28年的波旁嗎？」

酒保給他加冰倒上一杯。閔東浩不避嫌，一口喝盡。

酒保問：「另一位？」

「未成年，給她一杯可樂吧。」

小思一直沒有開口，彷彿不認得他。

「這與城裡的酒吧不一樣。」

她說：「是嗎？城市的酒吧是怎麼樣的？」

「每個人都一本正經，打上領帶喝悶酒。」

小思噗哧一笑：「這也太無趣了。」

又一會兒，他問：「傷有好些嗎？」

「多謝關心。」

閔東浩收到「機械人」發送的密語：「二、五、八、九、廿一，至少五人藏有攻擊性武器，請小心。」

注視眼前的玻璃杯，他緩緩說：「前幾天，我遇到你提及的那位仿生人殺手。」

「紅眼睛？」小思點火抽煙，「機械人」紋風不動，閔東浩卻捨命陪君子，一同抽上幾口。「那警官大人你們有追查到任何線索麼？」

「還沒。不過我們拘留了鴿母，她說你應該很清楚。」

一陣沉默過後，小思仰起頭哈哈大笑。

「可能吧？我姑且亦算是這個都市傳說的創造者。」她揮一揮煙灰，接著說：「但有誰不愛怪談呢？窮人也需要娛樂來刺激生活。」

「但你有信心她不會背叛你嗎？」

閔東浩忽然在小思面前，用手機撥打防止自殺熱線的號碼。

一時間彷彿有隻看不見之手把所有的聲音和熱鬧瞬間捏斷。遠處鈴聲長鳴，卻無人接聽。

「樓上藏了什麼，『甜心兔』？」

五支手槍忽然抽出直指向閔東浩，但比他們更敏捷的「機械人」早打開琴盒，用槍管緊貼小思髮際。

兩位當事人反而處變不驚。

小思笑道：「警官，我們保護區的人有句諺語，叫『好奇心害死貓』。」

「幸好我不是貓，而是被逼管起閒事的大叔。」

「行。那我再奉勸一句吧：『好奇心同樣會害死蠢人』。」

「那麼.....你千萬要小心我旁邊這號病貓。她瘋起來連一個陸軍連隊都招架不住。」

「機械人」淡淡反駁：「『少尉』，你這句話，我可以視作『榮譽誹謗』。」

小思卻將手一擺，指示其他人放棄攻勢。

「看來警官你們不獨止來喝酒。」

「我來是想確認，你認識的人之中，有沒有肢體殘疾的朋友？」

「在保護區生活，日常少個胳膊或者賣腎也很正常。Cheers。」

小思優雅地乾盡杯中酒。

閔東浩凝視酒跡斑駁的仿木桌面，忽然拋出一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小思挑起眉，摸上酒杯底。

「以下是大叔的自言自語，姑且聽一下無妨。」

「我前妻是佛教徒，離婚前偶爾會被她拉去聽佈道，當中有好多教誨自己從未認真入耳，但對於某大和尚放下屠刀的故事卻記得很清楚。」

「能令『少尉』記住的一定是個好故事。可惜自己不信神。對我來說，宗教只是弱者逃避的樹洞。」

於是閔東浩知道，單憑他是無法勸小思自首的了。

「這一圈我請你。假如日後改變主意，你知道可以去哪兒找我。」

閔東浩將公文袋留在吧檯，帶上時刻不離警戒的「機械人」離開。

人聲再次於身後鼎沸。在一片叫囂中，小思打開文件袋。

那是一份戶籍檔案的打印本：

姓名：程思

年齡：不詳

出生日期：不詳

出生地：不詳

性別：男

種族階級：人類——賤民

登錄戶籍：原種保護區

登錄代號：甜心兔

……

價值評估：F(不勝任者)

刑事紀錄：

盜竊(成立)、非法入侵民宅(成立)、未成年風俗法(成立)、雞姦(未確認)、搶劫(成立)、聚眾毆打(不成立)、非法入侵電腦(成立)、不誠實駕駛(成立)、人類擅自離境罪(成立)、禁書法(未確認)、姓名法(成立)、反示威法(成立)、非法藏有武器(成立)、反烏托邦法(成立)、叛國罪(成立)、自殺(待查證)。

(14)

「機械人」不懂人情世故，但閔東浩的情況令她有點擔心。

只見他打開車門，坐上駕駛座，然後捂臉發呆——『少尉』的性格雖然慵懶又散慢，偶然會在當值時段溜出見證現場參與網上聚賭，但在查案這一環，他是個認真盡責、不眠不休努力的好前輩。

「機械人」不了解安慰人的方法，故此她罕有地在工作時間扭開車上電台，任由人聲介入。

偏不巧，大氣電波正在播放一則新聞：

「近日於『3-chat討論區』流傳有政府官員在『原種保護區』中喪生。政府發言人今早澄清並無此事，並強烈譴責有關言論試圖挑起仿生人和人類之間的矛盾，強調兩個種族應繼續維持友好共存狀態。據悉網絡安全部現已成立專案小組跟進調查——」

閔東浩如夢初醒，關上收音機。

「『少尉』，請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假如是你，你會怎麼辦？」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話，「機械人」卻認真思考起來。

「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她說：「但刑警的天職是調查出事情的真相。」

閔東浩破顏一笑：「孺子可教，恭喜你距離人性又近了一步。」

「請停止你的摸頭行為。」她討厭被當成孩子。「現在要回總部？」

「你想被阿巴桑照肺麼？」

她想一想，隨即搖頭。

「既然程思開始了反擊，那我們亦當然不可落後於人咯。」

汽車揚長而去。

酒吧距離『魚鷹』外宅大約三小時的車程，但這回大廈的人類保安員卻堅決不允許他們上樓。別無他法，二人唯有從後門猴爬外牆水管，逆行而上。

五層樓的高度不消一會便令閔東浩氣喘如牛，令他不得不感嘆自己業已力不從心。

正門沒有上鎖，黃色的圍封帶仍在，但門外早掛了「空房出租」的木牌。人走茶涼，不過如此。

回憶上次來訪不過乃數日之前，但現場看似又被鑑職組清空了一遍，「機械人」因而覺得沮喪。

「你認為目標真的會寄放在此？系統分析所得出的概率近乎0。」

「小妞，機率低不代表不發生，現實世界只有0和1的差異。」閔東浩發現蛛絲馬跡。「瞧，這是他們的暗號。」

「機械人」低頭，見到牆角近地面處有一個夾雜英語、箭頭和數字的粉筆圖案。

「紅色代表重要程度達最優先級，『EmW』是組織的簡稱，向西的箭頭表示『物品存放區域』，而這一串數字則是坐標。」

閔東浩根據指示停在某處，忽然抬高手挪開頭頂的假天花板。他踮起腳尖，扭開手電筒開關，把身體往上一托，未幾拖出一個等身大的紙盒。

「機械人」掏出手槍在旁警戒。她預期「少尉」會打開盒蓋，沒想到他忽然面向自己道：「出拳打我。」

縱使抱有疑問，但她估量閔東浩此舉必有其目的，因此她掄起拳頭向他臉部中央一揍。

牙床沒事，但鼻骨歪了。閔東浩慌得用紙巾抹乾鼻血免得破壞現場，一邊說道：「哇塞，也太用力吧！？」

「我有控制好力度。」

正因為知道「機械人」這一句絕非謊言，閔東浩才無言以對。

此時，背景的齒輪運轉聲愈發明顯，盒蓋被某種力量從內推出，一個黑色無臉的作業機械人坐直半身，它的左臂有一行陰刻字：

英德爾彗星牌新曆64年

「不是炸彈。」

「在箱子打開前，你永遠不知道這是不是炸彈。」閔東浩說，「我們找到『醫生』了。」

維修機械人喃喃重覆著「發現傷者，準備進行治療」，看來是被魔改過的救護型號。它一步一步歪斜走向閔東浩，後者卻按停她腋下的靜置鍵，然後搬出手提電腦與之連線。

「虧你想到用機械人三定律逼它現身。」她覺得，這或許便是諺語所指的「薑愈老愈辣」。「可是太愚蠢了。為何『解放之翼』會甘冒風險，把重要的線索存放在『魚鷹』外宅？萬一被鑑識組發現，不就陷己方於不利嗎？」

「我見過太多自以為聰明得可以戲耍警察的罪犯。」閔東浩說，「而且要藏起樹葉，最理想的地方莫過於人來人往的樹林。」

每一部維修機械人都會自動紀錄治療過程和經手過的病患名單。雖然恐怖份子裡有人懂得清洗使用歷程，但『天雨花』借給他的軟件能夠從一無所有的荒原中還原所需要的資料。

「好！找到了，『名單上的第四人』。」

篩選過後，有一則資訊引起他們的注意：

『蜃樓之紅』，已完成左腿移植手術。成功。

「這不是二天前由家人通報其失蹤的女生嗎？」

(15)

豈止。

「鷹輝」之女便是「蜃樓之紅」，真名俞青雲，今年20歲，大一生。

不知道是否因為曾經做腦手術的關係，在得知女兒的消息後，A級良民俞禮廷的情緒依然一無起伏。

「明白了。警官是要說我女兒被反政府組織綁架？」

「目前還未能夠斷定。但『蜃樓之紅』與你弟弟相熟嗎？」

「在『大樹』犯罪離境後，我們家族再沒有跟他聯絡。」

測謊機顯示一切正常，但閔東浩知道這作不得準——系統無法檢測受試者有否隱瞞某些事實。

「『魚鷹』和我都有女兒。假如她們三個人玩在一起，『蜃樓之紅』應該會是大姐姐。」

閔東浩喝一口涼掉的咖啡。

「知道你女兒的下落嗎？」

「不知道。」

「那他呢？」

閔東浩拿出小思的近照。

「我有證人見到你假冒父親的名義將程思帶走。」

為了加強說服力，他又把從行車紀錄儀截取的短視頻放上筆記本電腦播放——這是他和「機械人」多次走訪所換取的成果。

再小心防備，「鷹輝」都無法躲避和駭入舊街所有的監控位。

因此他對閔東浩坦承此事。

「這個人是我擔任社工時其中一個跟進的個案，那天他突然致電我，要求自己幫他一個小忙。」

「程思要你為他做什麼？」

「載他去河馬公園，讓他下車。之後我再沒有見過他。」

「當時有其他人接應他嗎？」

「抱歉，我沒有留意。」

「那你知道他另一個身份嗎？」

「鷹輝」說出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為受援助者保密是社工的義務。」

「即使他牽涉入至少一宗命案？」

「你有證據嗎？警官。」

閔東浩在審訊室內來回踱步。

「好，我們來聊一下『魚鷹』。根據遺孀的證詞，是你介紹他做杏仁核切除術的？」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不忍心見他活得痛苦。」

「你們是在哪處認識的？」

「舊生會，我們畢業於同一間大學。」

資料相符。

「給我幫你們做手術的那位醫生的資料。」

「他是位雲遊四海的密醫，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的聯絡方式。我會遇上他純屬偶爾。」

當牆上時鐘的分針指向二十七，閔東浩選擇掏出一張蝦肉色的小卡片。

「我們在『魚鷹』的住處找到它。你對這條電話熱線了解多少？」

他接過來，耐心看一看，然後以極其平淡的口吻說：「警官，這是我公司五年前向政府申辦的防止自殺熱線，服務對象是全國遭受情緒困擾的人類。後來這項事業轉交給我弟弟打理，但『大樹』叛逃後，這項業務就因為失去援助而無限期擱置。我不清楚為什麼『魚鷹』手上會有這個，但我曾經在聚會上聽他提及過自己有輕生的念頭，大約是二個月前的事吧？於是我勸導他可以嘗試尋找這類服務。」

與之印證的是，卡片上只有死者的指紋。

閔東浩感到挫敗。對方的防禦堪稱滴水不漏，他連半點有用的線索都沒有掘出來——關鍵是面對A級公民，他甚至無法惡言相向。更何況「鷹輝」早切除了大腦的杏仁核，你無法以同理心和威脅去撼動他。

「請允許我單獨審問這個男人，『少尉』。」

「你可以嗎？」

「我向你承諾絕不使用暴力。」

半小時後，「機械人」走出審訊室，說：「他招了。」

閔東浩頗覺駭異。

「你怎說服他開口的？」

「機械人」淡淡的說：「我告訴他自己從軍時候的往事。」

那是少女兵從未對人曝光的過去。

(16)

他們是在一座鄉郊農舍發現目標的。二人亮出警徽，「蜃樓之紅」瞬即臉色刷白，頓時知道是親生父親出賣了自己。

收留她的是「鷹輝」妻族的遠房親戚，一對又盲又啞的普通人類夫婦。他們年紀老邁，身家清白，一心以為閔東浩與他的少女拍檔是來自城市的友善訪客，端出茶和水果熱情招待。

「你們是來拘捕我的嗎？」背對兩位老人家時，「蜃樓之紅」抖顫著聲音詢問：「我會被判死刑嗎？」

「我們無法決定。」

有決定權的只會是海爾。於是他們把「蜃樓之紅」帶回警署。

安置她的審問室就設置在「鷹輝」隔壁。路過該房的時候，她射向單向玻璃房內的視線充滿怨毒和憤怒。

閔東浩突然希望，佳莉終有一天不會以相同的目光注視自己。

這回審訊仍是交由這對拍檔主導。

第一句，他問：

「你恨你父親嗎？」

她焦躁，不安，卻不願意打開心房。

「換另一個來，見到你我就滿肚子火。」

閔東浩不理會這要求，卻打開眼前的宗卷。

「根據醫療紀錄，你左腿是在六年前的生日派對上，因為玩自由落體失控而被纜繩扯斷。真可憐。」

「我不需要條子的同情。」

他瞧得出她很慌張，是在虛張聲勢。

「有煙麼？」

他掏出香煙，為她點火。「蜃樓之紅」注意到這是程思抽過的牌子，但她嘗試拙劣地掩飾自己的知情。

閔東浩又問：「等到快死了，還是等不到左腿移植手術的消息，你一定感到好不甘心是吧？尤其你父親是A等公民——」

「別提他！」她力圖表現得鎮靜，可惜事與願違。「你是思想警察？」

「不，我是重案組的刑警，負責調查最近發生在『原種保護區』內的幾宗可疑命案。」

她乾呵一笑，站起來，面對鏡窗吞吐煙霧。

後來，她說：「如果我轉作污點證人，你們能保證不會提早判我死刑嗎？」

「我會嘗試向上司反映。」

半小時後，利瓊華給他發來通知，海爾批准「蜃樓之紅」的要求。可能是因為這女孩子離死不遠——她只剩半年的命。

閔東浩對她覆述結果，「蜃樓之紅」隨即笑著捻熄煙蒂。

「這義肢，沒錯是他們幫我安裝的。就是因為它，我才答應加入『解放之翼』。」

「型號是？」

她伸出線條姣好的小腿，足踝套上誘人的麂皮高跟鞋，任由他瞧。

「64年生產的彗星牌，款式落伍，但黑市裡找不到更好的假腿。」

之後她說出自己所知道的部分，印證了閔東浩對於案件某些細節的揣測。

於是他知道，到了漁夫收網的時候。

「我要怎樣找到程思？」

「蜃樓之紅」向他討一支筆，然後在紙巾上寫下文字。

「這一天是我的預定死亡日。他會在保護區的這棟高樓天台，親眼見證我的死亡。」

(17)

都說秋風秋雨愁煞人，但今年的秋卻是反常的熱。閔東浩多想走出帳篷，呼吸一口冰冷新鮮的空氣。

「你的護甲戴反了。」

「多少年沒有上戰場啊……」

「以『少尉』的年齡不可能上過戰場。少吹牛。」

「小妞，這就是我即將教你的另一件事：大戰前夕，不妨講個冷笑話調節氣氛。」

「這不是笑話更不冷。」少女不留情面地反駁，無奈手一滑，重要的子彈竟然如水傾瀉。

「別緊張。」閔東浩替她彎腰拾起彈頭，順帶檢查彼此身上的裝備。「就當是平常的工作就好。」

眺望萬家燈火，「機械人」忽然說：「那不是更諷刺嗎？原始人見證死亡，我和你卻成為旁觀者。」

閔東浩不回答，卻穿起Burberry軍用防彈大衣——那是前妻送給他的結婚周年紀念禮物。

「走吧。」

海爾固然重視這次的圍捕，但他不願意離開高高在上的王座——這場行動必須對外界保密。負責執行是次逮捕的只有閔東浩和「機械人」，目標死活不拘，但最好留活口以便帶回總署審問——此無疑增加了任務的難度。

「上頭真不懂得體恤下屬。」

「別抱怨了，『少尉』。這是工作。」

他們刻意選擇一條最迂迴僻靜的路線前進，無奈在矮坡被敵軍的偵察兵識破。

緊接而來的是一場槍林彈雨式的激烈血戰，縱然閔東浩他們在軍武和專業性等方面抱有優勢，奈何蟻多攆死象，「解放之翼」佔盡人數和地理之宜。

因此在這場硬碰硬的遊擊戰中，「機械人」忽誤中地雷炸斷半身。

「撤退吧！我先帶你回去療傷！」

「『少尉』，」少女以僅存的完好機械義手緊緊抓牢閔東浩的衣袖。「別忘記……見證人的職責。你應該……告訴他的。」

良久，閔東浩才鬆開手：「那你撐著點，我很快回來。」

他把「機械人」藏在隱蔽的安全角落，向總部呼叫醫療支援，隨即潛入夜色，小心行動。

保護區內最高的地標是被原始人稱為「自由之塔」的舊警署鐘樓。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閔東浩的左右義眼已經遭遇不同程度的折損，全身義體機能僅剩42%，左臂神經性傳導功能癱瘓，全身上下只剩裝有一發子彈的金牛座追蹤者627左輪手槍。

然而所有攔他路的人都被殺光了。血戰到最後，現實與惡夢重疊，閔東浩彷彿重上戰場，從未離開過那一場屠殺。

但這是多美好的夜晚啊！皓月星輝，適合把酒言歡而非互相殺戮。

可惜現實不容許他有另一個選擇。

他用槍托撞斷最後一重障礙，靠著一口氣挺直腰板，不致於在天台屈膝。

而遠處，站了一個人。

「原來如此，我懂了。」最後一個疑團解決。原來不過是騙小鬼的把戲：散發紅光的眼鏡以及玩具仿機械手臂，成本不過五毛錢。

「程思——果然是你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真有『少尉』的風格呢。」

程思脫下面具，卸下玩具手臂，回復本來的清秀面目。這是閔東浩首次見他穿上迷彩軍服，一如想像的適合。

他們都是親歷過戰場的「倖存者」。

「就聊個天，要不？」他跨坐門檻，抬頭仰望星空。「可惜沒酒。」

「無妨，還有一點時間。」程思未有拉近距離。「你是從何時開始懷疑我的？」

「第一次見到你，唇膏畫出唇外，再匆忙的女人都不會這樣，只能說不習慣化妝。」他虛指自己的眼：「而且我見到你是帶把的。背對我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嗎？」

「要是你敢毛手毛腳，我就先一刀了結你。」

「那我該慶幸逃過死神的利刃。」他半開玩笑。「第二件事是見面的次數。我想你當時是說溜了嘴？」

「對性冷感而言確實太多，這是我的失誤。」程思倒大方承認。

「而且妓院的牆上竟沒有『小思小姐』的照片，這太匪夷所思。但真正令我確認你性別的是黑市醫生。」

「為錢可以出賣醫德，這回我輸得心服。」程思把頭一偏：「所以，你是故意讓我偷聽到那場對話的？」

曰是曰否，都違背了他的初衷。

「請君入甕，原來我一開始就著了你的道。」

「沒這麼神。只是動機一直令我覺得很困惑。愈深入了解『魚鷹』，就愈清楚他不可能嫖妓。因為他和我一樣，是想成為好父親卻失敗了的男人。只是最後我選擇放手，而他選擇為孩子的未來奮鬥。」

距離太遠，加上血流入眼簾，令他無法瞧見程思的表情。

「酒吧是組織的據點，妓院則是你們的交易場所。鴿母已經招了，『魚鷹』是透過討論組向你們兜售軍武。我還漏了什麼嗎？」

「『少尉』對我們的計劃了解多少？」

「以下是我的推測，你就隨便聽聽吧。」

「根本沒有謀殺，所有死者都是自殺或者說被逼自殺。只是你們偽裝成有外力介入的凶殺案，為的是捏造出『仿生人殺害人類』的神話。而『蜃樓之紅』將會是第四個死者。」

「講不通啊，有誰得到希望之後又會捨得放手？」

「我不清楚小妹妹她們的想法，但『鷹輝』顯然想阻止這件事發生。不是嗎？」

程思不言語。閔東浩挫一挫歪斜的鼻樑，接著說：

「這是非常大膽又非常幼稚的計劃，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就會滿盤皆輸。」

「『魚鷹』是工作時被郵包炸彈炸斷了手臂，『蜃樓之紅』是因為意外截肢。但要找到其他符合條件的殘疾人類並不容易，所以另外兩名死者中，至少有一位應該是偽裝成改造體的原始人。」

「然後我想，為何是彗星牌？為什麼是尺寸相同的型號？見到『醫生』後我就懂了。分屍或許是你們曾經考慮的選擇，但處理起來相當麻煩，而且維修機械人做不來這種精細活。無論如何，你們刻意塑造『有人為偷盜義體殺人』的錯覺，湊齊四個死者後，你大概會利用這些義體製造第五具屍體，假裝凶手死亡——一直以來是由『醫生』扮演紅眼的吧。只是我不明白，何不乾脆把它推出來當替罪羊？」

「因為我們需要它的義體移植技術。」

「難怪你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隱藏它。」

「『醫生』是左右計劃成敗的關鍵呢。」程思的眼簾一垂，「可惜『成也蕭何，敗亦蕭何』。」

「為此你必須說服『藍泥』離開餐廳，他知道得太多了。只是你大概沒想到我會來得這麼突然。為了轉移視線，你假裝被欺凌，被同事鎖入儲物櫃，主動成為密室中的『秘密』。而你之所以短暫逗留在在我身邊，應該是為了打探警方的下一步行動吧。」

他後悔沒有把波旁酒帶在身上，現在說得喉嚨乾如火燒。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膽大心細。就是自己也沒有十足把握『解放之翼』的民運領袖會親自下場在警察身邊打轉，同時把關鍵證據隱藏在案發現場。」

「『少尉』是贏在經驗呢。」

他不否認。「但當時，在外宅襲擊我的另有其人吧？」

「我是不會供出同伴。」

「但你對他們也太殘忍了。自焚，被狗噬，被碎木機粉碎……『鷹輝』和『魚鷹』很早以前就是你們的卧底，但為了隱瞞與組織的關係，他們切除自己的杏仁核，捨棄作為人類應有的情緒。」

「這些都是他們自願的。而且成就大義必需要付出代價。」

「那他們知道你其實是有代號的改造人嗎？」

程思但笑不語。

「在我看來，你不過是利用這些人的絕望去實現你們的目的，這稱不得上是大義啊！」

「那逃避就有用了麼？」程思拿出手槍——那是閔東浩在餐廳丟失的左輪——指向受傷的刑警。閔東浩忽然想起《無間道》的場景：一個像英雄流氓，與似流氓的英雄在天台對峙。「革命需要火種，而我們甘願成為先驅。」

「咱們的對手太強大亦太狡猾，現在的人類幾乎不可能取勝。即使如此，還是有一群人不願意放棄希望，並且希望有更多同類醒覺。」

「那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製造誘因，將這份仇恨和記憶傳承下去。所以我不是第一個，亦不會是最後一個。」

閔東浩說：「文縷縷的我不懂。但自首吧！你這是教唆犯罪。」

「然後被帶回城市，潑上污水後再秘密處決嗎，『少尉』？我希望自己的死會更有價值。」程思笑著以槍緊貼自己的太陽穴。「聰明如你有想過，為什麼我會把你引來鐘樓嗎？」

當白射燈和航拍機遍地綻放之時，他應該早聯想到才是。這是一場戲，但觀眾不是他。

「楚門的世界。現在是現場直播呢！今夜我將邀請『少尉』見證我的死亡。」

程思的手指扣緊扳機，閔東浩瞄準他手腕試圖阻止對方自殺，但原來，這些舉動不過是程思的演技。

左輪從少年的手中滑落。與此同時，閔東浩發現自己的強化義體不受控制。

電子腦瘋狂彈出提示訊息：

警告：自律神經系統遭遇入侵，請迅速執行自查程序並關閉義體電源

「停手.....你要幹什麼！」

閔東浩持槍的右臂，伸得直直的遙指程思的腦袋。

「『少尉』，真相如何並不重要。我只需讓世界見到『海爾的走狗射殺反抗軍領袖』的畫面，其他人自會幫我補完故事。」

「死亡不能解決問題。這方法是錯的！」

閔東浩扭盡六壬，試圖奪回手臂的主權。但一時三刻，他無法破解程思透過電子腦植入他體內的電控病毒。

「Time to die.」

少年看似放棄抵抗，雙手攤開，一步步退向鐘樓邊緣。

「見證人的台詞.....是這樣沒錯吧？」

新曆99年1月1日0時0分0秒，代理人『少尉』在此見證『甜心兔』選擇死亡——

「程思——！！」

「主懷安息。」

呼！

(18)

事情圓滿落幕。

所有相關紀錄都被束之高閣。程思之死或者會在保護區內成為新的傳說，但在官方的數據庫中，元旦死亡的只有改造人罪犯「甜心兔」，人類「程思」從不存在。

懸案仍是懸案，意外仍是意外，「魚鷹」最終被確定為「自焚身亡」。

閔東浩沒有升職加薪，一切返回原點。今日他來到舊區的Heaven，餐廳倒閉了，人去樓空，曾經的食品儲藏室只剩滿地垃圾和敞開的儲物櫃。

他放下花束，僅止如此。

「『少尉』，有新的任務。」

「機械人」走進門內說。

「還未到上班時間耶。」

「請考慮車程。遲到會連累我被扣分。」

「你先到車上等吧。」

幾秒後，閔東浩撥打賣鳥人的電話。接通之後，他只說了一句「人渣」。

電話的另一端回應沉默。他接著說：「你早就清楚來龍去脈，然後借我的手去除國家公敵。」

兩秒後，對方忽然爆出大笑：「『永遠別忘記去質疑人性』，這自然包括我在內。兄弟，骨子裡我始終是警察，只是毫無底線的那一種。」

閔東浩掛斷電話，試圖遮掩臉上的怒氣。

他打開車門，坐上駕駛座。旁邊的「機械人」忽然說：「難怪他們都說你是最優秀的刑警。」

「可惜只剩五年的命。」

他淡漠回覆。

=====
=====
=====

大戰過後，超級人工智能「海爾」通過分析大數據後發現，人口過分膨脹正是造成環境污染、生存資源分配不均等重大問題的誘因。

為此，建國後「海爾」開創「死亡見證人」制度，綜合每個人類對社會的貢獻值評分，然後由中央電腦決定其逝世日期，並派遣「死亡見證人」親赴現場監督並執行死亡程序。

事實證明，此計劃對控制人類人口數量確實行之有效，因此於新曆18年建國大典上，被憲法賦予「永久實行」之權利。同時，海爾允許人類種有選擇個人死法之自由。

作者的話：這次的短篇終於完成了

談不上喜不喜歡，不過就是想寫一個由機械人統治人類的故事吧？

有緣或者會續寫下去——亦有可能不會(因為相較之下，我其實更喜歡《蠱嫁》的月下美人CP，要續也優先續那篇啊！